

杭州圖書館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九

起唐中宗開元十四年
至玄宗開元十四年

十四年開元十四年

帝在房州

以王及善為內史

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起為滑州刺史太宗

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

后曰外州館館此為根本不可出為內史

宋俊臣伏書

來俊臣倚勢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

杭州圖書館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九

起唐中宗嗣聖十四年
至玄宗開元元年

十四年周武氏神
元年

帝在房州

○以王及善為內史

王及善已致仕會英丹作亂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外州未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留為內史

○周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唐紀

乙

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

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

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宮同反諸武及太平公

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屢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

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危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

頊曰俊臣誣構良善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

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

俊臣仇冢爭斃其肉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始

帖席矣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

每益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



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

周以武承嗣武三思同三品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戊戌

十五年

周武氏聖曆元年

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忌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

通鑑纂要四十九

大唐紀

二

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姪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從容談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

三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
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
二人以為然乘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
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求詞快
快遂發病死

胡氏真曰人臣建策効計當原其心狄公精忠惟
復唐室是念真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
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
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况狄公之請已在
前乎

通鑑纂要卷九

大曆紀

三

恩以武攸寧同三品

圖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
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立為太子後
名顯賜姓武氏初突厥默啜請為其女求婚太后
遣閻知微而歸道冊拜默啜為遷善可汗默啜尋
僞媯檀等州又陷趙州至是命太子為河北道元
帥以計突厥仁傑知元帥事主及善請太子赴外
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蓋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
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

十萬攬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之心。
○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夷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勇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還。遂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既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唐紀

四

○胡氏真曰。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為。懇懇恐百姓屈弊。根本動搖。為唐計耳。

○以姚元崇同平章事

○以豫王旦為相王

○以魏元忠同平章事

十六年帝在東宮

○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納言婁師德卒

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息。民夷安之。

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足重之。

○周以武三思為內史

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邊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胡氏寅曰。靈宗英主也。惑以佛骨而欲殺韓愈。武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五

五

后崇寵浮屠甚矣。乃能聽狄公之言。自遏其意。以從直諫。彼其總攬賢豪。驅駕一世。其才有過人者矣。後之人主。可不強於為善乎。

十七年

○武氏元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縮楯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鷲。入烏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

敗。唐兵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

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奏請赦之。首以為將軍使將兵擊

契丹餘黨悉平之獻得舍樞殿太后召公卿合宴
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

周造大像

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
狄仁傑上疏諫曰今之伽藍音華也造宮闕不
損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
沸浪五嶺騰煙列刹音察也盈衢無救危亡之禍
縑衣音家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此求水旱不節遠
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
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通鑑纂要四十九

大唐紀

六

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太后信重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
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常從太后遊幸
遇風中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韉而繫
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嘗止其拜
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
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
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
才也太后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

薦東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貴為國，非為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周以韋安石同平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

通鑑卷四十九

大曆紀

七

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十八年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

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太后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二十年矣，今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士，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

論而遣之

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手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非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

周以李迥秀同平章事

通鑑纂要四十九

大唐紀

八

周以崔玄暉為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令史談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梁

二十年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初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怒。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

僕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請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父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又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起。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交。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復宜并繫治之。佗日更引問說。對如前。竟貶元忠高要尉。說流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佗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七二小兒。終為亂階。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或得免。

胡氏實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
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若者相詔相聽皆
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

二十一年帝在東宮

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

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周復作大像

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
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特散施人與一
千。計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

通鑑纂要四十九

大唐紀

十

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
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
則宜救苦厄。戒諸相宗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
意太后為之罷役。召見賞慰之。

周以天官侍郎崔玄暉同平章事

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秋官侍郎張柬之

同平章事

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
字行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
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

急用之。太后遂以來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
易之。昌宗忍禍及。陰為之備。許州人楊元嗣告昌
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
太后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
丞宋璟鞠之。神慶奏言昌宗欲搆弘泰語已奏聞。
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
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
許。璟退。左拾遺李邕。司刑少卿桓彥範。請考竟其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本唐紀

十一

罪崔玄暉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罪。玄暉弟
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
逼。不得已而自陳。自謀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溫
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
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敕令出。
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
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赦
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

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周以陽嶠為右臺侍御史

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
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
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
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

乙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
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君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
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
已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
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
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
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
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語及太后革命事元
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
林將軍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
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
亶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
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
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
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

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柝。及內直郎王同皎。請求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呂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震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柝等對曰。易之。呂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聞。且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收張呂期等。皆斬之。與易之。呂宗。梟首天津。商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表怨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求其柩改葬之。

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胡氏貞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盡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宗廟。六罪也。誅錮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

四海九鼎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
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
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重臣
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乃膠守常故，不能討
治，使得從容傳信，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為大
臣，斷大事而無擊，不能善始善終矣。夫惟如是
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
以為常事也。

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
範為納言，李多祿等進官賜爵有差。

通鑑纂要卷九

大唐紀

古

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
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玄
元皇帝。

范氏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
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
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史亦列武
后于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
用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哉！
匡復繫祠聖之年，黜武氏之罪，以為毋后禍亂之戒。

竊取春秋之義也

流貶周宰相章承慶。房融。崔神慶於嶺南。

以楊再思同三品。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旒。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選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老。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遠如是。嘗與后秋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札難之畏。惟宋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皇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以武三思為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

三凶雖除產祿呂注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

朝色刷劉幽求亦謂東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

無葬地若不早圖螫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

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孫婉兒者沒入掖庭辯

慧能文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

委任之拜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當於武氏又薦

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

第東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

而自為點董三思後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東之等或無休歎積

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有誅

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

何上遂以三思為司空同三思

以武攸暨為司徒祝欽明同三思

以袁恕已為中書令

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

信桓彥範崔玄暉曰陛下初復大信下制政令皆

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

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捨遺李

邑上疏曰若

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以魏元忠、韋安石、李懷遠、唐休只、崔玄暉並同三品張柬之為中書令。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唐紀

七

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謂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與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愔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三思令百官復修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斥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胡氏寅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恨耳。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特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則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為三思所道？臨于惜哉！五王之忠而管不及此也。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

璟，璟正色拒之。

通鑑卷四十九

大曆經

十八

以楊元琰為衛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受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

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遇持危，此乃由

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皇后表請改易制度，從之。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武后故事，表請於士庶，喪出

毋三年，百姓二十三為丁，五十九為笄，改易制度

以收時望，詔皆從之。

乃氏起，幸曰：昏庸之君，雖身罹禍敗，亦不知戒。如

中宗之寵韋庶人，是已况望其必監前世乎？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

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
乎亭先是僕射為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
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
不取頂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
宰相矣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

以韋巨源同三品

以漢陽王張柬之為襄州刺史

韋巨源罷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通鑑纂要卷之九

大庠記

九

皇太后武氏崩

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遺制去帝號赦王蕭
二族及諸遂良韓瑗從薨親屬上居諒陰以中書
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
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懲諭元忠賜實封百戶
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午丙

二年以李矯同三品于惟謙同平章事

以平陽王敬暉扶陽王桓彥範南陽王表恕已為諸

州刺史

武三思惡暉等居京師出之尋復左遷遠郡

以韋巨源同三品

韋安石罷以蘇瓌為侍中唐休璟致仕

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
歸東都匿於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
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
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殺三思發皇
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憬亡入比干廟言
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
危國家行當象首都京恨不死見耳遂自刎

通鑑卷九十九

大唐紀

三

大置負外官

置負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
七品以上負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
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
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漸厥德當進
君子退小人以與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
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傳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
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
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
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費

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宋璟為貝州刺史。

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官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公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唐紀

三

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瓌。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

刺史

范氏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賜閹。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賤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遠州司馬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謀通謀賤暉
州彥範隴州柬之新州恕已賈州玄暉白州司馬
負外長任削其勳封

立衛王重俊為太子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
庶子姚珙屢諫不聽

以李嶠為中書令

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
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亡府庫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曆紀

廿二

減耗乃更表言監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躡皇后織行勝於天津橋請加祿
默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
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
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於瓊州彥
範於瀛州柬之於隴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
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
大理正周利用先為五主所惡賤官乃薦之三思
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此至柬之玄暉已死遇彥

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檻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彈弓而殺之。烈已素服黃金。利用通之。使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指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遷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其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孫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胡氏寅曰。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五王親討。諸張奉中宗返。平反以快仇人之心。以忠報德。人理亡矣。此五人者。自非謀反大逆。猶將十世宥之。而

通鑑纂要卷之九

大唐紀

三

無罪戕殺。其逆天理。不亦甚乎。夫廢我者。毀我宗廟社稷者。寵以重德。使我者。存我宗廟社稷者。施以極刑。中宗之為人。何人哉。遇毒而死。其能免乎。
流鄭普思於儋州

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佐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終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榮感。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中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

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皆伏誅。

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

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駙馬

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發太子。太子積不能平。

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殺三思。崇訓于其第

。又使成王于里。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

關而入。叩闕。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

。上官婕妤。益。武三思。門。擢以避之。官闈令楊思勗擊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曆紀

高

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

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多祚能斬。反

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千

里攻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屢訥不克而死。太子

亦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

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上以思勗為銀

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

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謀使侍御史冉祖

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上使

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

第一條而使入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阜嗣固請
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奈何疑之上素友
交事遂寢

貶魏元忠為務川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
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求安門脅以自隨太子
死并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呂雉
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
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
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司馬又
令給事中冉祖雍奏元忠不應云而揚冉思李嶠
及御史袁守一皆贊之乃貶務川尉行至景陵而
卒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唐紀

廿

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三品于惟謙罷

至忠上疏曰恩倖者正可富之金帛不可以公器
為私用今列位已廢千求未厭陛下數降不費之
澤近咸有無涯之請賣官鬻法公違憲章徒忝官
曹無益時用上不聽

留慧範有罪削其階爵

慧範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

庫為之虛耗上及韋若皆重之無敢指目者傳
史魏傳弓殺其姦賊四十餘萬請賞極法上欲宥
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重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
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薛簡等侍寵
犯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抗一懼回止之
從一舊名懷貞以避諱更名從一後便舊

以揚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為侍中

改羽林千騎為萬騎

二年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數西擊突

通鑑纂要四一九

大唐紀

卷一

駙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
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
祠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於牛
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坑自是突厥不敢度
山攻收城鎮兵數萬人

以張仁愿同三品

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職

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自

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婕妤立外第

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
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
延袤數里。以上好擊毬。灑油以築毬塲。上及皇后
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
建官。負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
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
庫空竭。沉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
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
盡力。朝士不盡忠。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
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
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
部負外。即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
紛然。一無所顧。

突騎施犯塞。遣將軍牛師燈兵討之。

突騎施娑葛既去。故特開吸忠節不貲數相攻。郭
元振奏追忠節入宿衛。行至播仙城。經畧使周以
第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待君者。以君有衆
也。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
於人。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之。請
留不行。發安西兵。引吐蕃擊娑葛。既不失部落。

得報仇忠節用其言楚客遣馮嘉賓安撫忠節呂
守素處置四鎮發舟涼以西兵兼微吐蕃計娑葛
於是娑葛入寇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

胡氏寅曰苟卿氏有言聲無遠而不聞行無隱而
不彰宗紀一相坐乎廟朝可謂深嚴尊重矣而財
賄之好雖數千里之外變夷之人亦見其情發使
遣餽果為所囑殺將覆軍貽國大辱小人嗜利忘
患如此為天下者可不審擇清德尚義之君子而
用之哉

牛師獎與突騎施戰敗沒遂赦娑葛立為可汗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唐紀

廿

牛師獎與娑葛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
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怙代郭
元振遣阿史那獻討娑葛娑葛遣元振書稱我與
唐初無惡但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又
聞史獻欲來恐徒擾軍州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
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元振有異圖召將
罪之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怙竟坐
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之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

汗

以媿好上官氏為昭容

西三年帝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

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肆市
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
后臨觀為樂上每舉~~進~~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
樂國子司業郭山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俸
救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諫議大夫
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危饒臣職在箴規侍宴既
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
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
詩曰所願斲思君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通鑑纂要四十九

大布紀

廿九

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
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
平章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
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偃趨出立
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
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
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
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
處謂宰相御史及貞外官也韋嗣立上琬以為比

造寺極多。人力勞弊萬一。水旱為災。戎狄備患。龍象如雲。柝何救哉。又開初封之家。不過三丁。今乃百有餘家。凡用六十萬丁。為絹百二十萬匹。今太府庸調絹歲不過百萬。國家和賦不及私門之半。封戶之物。諸家有徵。僮僕陵轅州。悉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載受之。又貞外置官數倍。正闕典吏困於祗承。倉庫竭於貨奉。又京官有犯。方遣判州。選人衰羸。方補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之。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不聽。

通鑑卷百十九

大曆紀

三

以韋溫鄭愔同三品

溫后兄也

流鄭愔於吉州。貶崔湜江州司馬。

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賊賄狼籍。選法大壞。御史靳恒李尚隱對伏。禪之下獄。流貶之。

以李嶠同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書令。

以蘇瓌為僕射。同三品。

以唐休璟同三品。

庚

四年

曆宗皇帝景雲元年

六月。皇后韋氏進壽。弒帝於神龍殿。次裴談張錫。

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

初定州人即爰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敬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中進毒中宗崩復辟在位五年年五十五歲范氏祖禹曰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於弑父與君而後已中宗一怏怏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唐紀

廿

韋氏私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裝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次帝深忌相王及太平

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弁其黨皆伏誅。隆基自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初太宗還官戶及蕃口驍勇。有著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武后時增為千騎。頴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頴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容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暉死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儼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檣萬騎萬騎皆怨果殺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誑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勇躍自效。或謂隆基當答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答。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與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

劉崇求言於隆基請相王旦即位以鎮天一遂以
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幸太平公主進
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曹遂擬下之睿宗
即位以少帝為溫王置於內宅

胡氏寅曰臨淄舉事不自相王韋氏既誅得拒幽
求之譏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爾韋氏消
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
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
無自而生矣化昵聞變登樓然後畀付父子之間
交有所揜惜哉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唐紀

卅四

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尋罷之

紹京嘗為司農錄事既典朝略緩情賞罰太常少
卿薛稷言於上出為蜀州刺史

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
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
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
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
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以薛稷參知機務

稷以工書事上於藩邸故為相

追削武三思等爵謚暴其尸

以姚元之同三品韋嗣立蕭至忠為中書令趙彥昭
崔湜並同平章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已獨愛幸及誅張
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
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
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
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唐紀

廿五

以崔日用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
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少進忠退不肖貴
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
貞觀求微之風

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為庶人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卑構之言也所罷凡

數千人

以薛訥為幽州經略節度大使

節度之名自此始

以姚元之為中書令

加李朝隱太中大夫

宦者間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
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
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
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太
中大夫賜中上考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唐紀

其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舊制三品以上官朔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
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
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盧
從愿為侍郎皆不畏疆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
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

亦治

亥字

睿宗皇帝景雲二年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

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馮王守禮為

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初太平公生以太子卒。意頗易之。既而擇其英
武數為涇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見伺其所為。
織悉必聞於上。與益州長史竇懷真結黨。欲危太
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
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
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願陛下無惑。上瞿
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
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
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柰何忽有
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也。

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
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
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
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衛
者言五月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
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
則涇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
上悅。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鶴王守禮為湖州
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
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

復斜封官

殿中侍御史崔滋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叙用率府參軍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稱明一旦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誑誤陛下積小成太為禍不細上弗聽

明氏寅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

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於過舉也所以為孝沽美譽於羣小豈所以為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姦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君五使太平陰疑於陽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貶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為楚州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故有是命

劉幽求罷

以左右萬騎羽林為北門四軍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

安石日知為政紀綱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

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上欲傳位太子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太平公主之

黨也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

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

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唐紀

卅九

太子請之也

置十道按察使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

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

史以下善惡尋罷之

以韋安石為左僕射同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

也

以竇懷貞為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請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真二

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為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慎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王子

太極元年

玄宗皇帝
光天元年

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大唐紀

早

以竇懷貞岑羲同三品尋以羲為侍中

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以竇懷貞為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耶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

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處
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玄宗即位。
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曰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
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曰受朝
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摠。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
之。大赦。改元。

胡氏寅曰。睿宗之於中宗。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
玄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

立妃王氏為皇后

以劉幽求為僕射。同三品。魏知古為侍中。崔湜為中

書令

大曆

四

流劉幽求於封州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上之為太子也。

琚至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

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

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

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

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咄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

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當

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

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暉謀使言於上曰。竇嬰貞崔杼弑義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水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暉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疏幽求於封州。張暉於豐州。

癸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以蕭至忠為中書令。

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

繼晷。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

通鑑卷四十九

大唐紀

四二

人所利。合酺為歡。今乃指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中正者多忤。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正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

以郭元振同三品

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以義實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皆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實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暹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實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珣言於上曰事迎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一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慶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刃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詔誅實懷貞等無佗也上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暹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暹與逆謀進賜死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于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氏祖禹曰。國家之敗。未有不由于孫廢祖宗之業也。創業之君。得之難。故其防患深。慮之遠。故其立法密。後世子孫。雖有聰明才智。高出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發霜堅冰。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負。自是以後。寔于國政。未流之禍。蓋基於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怨為入後嗣。可不念之哉。

以張說為中書令

陸象先罷

以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講武於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蕭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

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

以姚元之同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誼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誼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誼叩頭首服，卿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史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

邊也。成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為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群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肯察？」上曰：「朕壬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即吏卑秩乃以煩朕，邕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命中書侍郎王琬行邊

中書侍郎王琬為上所親厚，群臣莫及。或言於上

曰珣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使按行北邊諸軍。

改官各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蹙。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

通鑑纂要

早九 大唐紀

四六

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容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為相州刺史。

劉幽求羅以盧懷慎同平章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

起唐玄宗開元二年
至玄宗天寶六年

貞甲

二年定内外官出入恆式

制選京官有十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未為恆式

沙汰僧尼

中宗以未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疆丁削髮避後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為越鴈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恐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

通鑑纂要卷之五

大曆紀

乙

案母與僧尼道二往還

以薛訥同繫徵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却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胤失政奚契丹攻陷之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群臣乃不敢言訥尋擊契丹敗績詔削其官爵

范氏祖

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非當爭之

不可微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

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

復置十道按察使

或請精簡刺史縣令。俾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乎。乃止。

范氏祖禹

曰天子擇一相而任之。一相擇十使而

使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崇不諭此。乃以刺史縣令不可編擇。豈宰相之體乎。

罷員外檢校官

通鑑纂要之五十一

大曆紀

二

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時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救。覆校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上從之。中王成義奏。以府錄事為參軍。崇等不可。事亦寢。由是貴戚束手。請謁不行。

魏知古罷

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宋王成器。中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幽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初即位。為長統。大被與兄弟同宴。聽朝。服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

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業嘗疾上視為莫
藥火爨上贊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而愈贊
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及時政妄結交上愈信
重之故讒間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飲博遊獵畜
養娛樂之不及以政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
事出剗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鹵州守禮
領魏州乾領濟州業領同州到官但領大綱州務
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者並準此

范氏

祖禹

曰成器辭位以授明皇故明皇篤於兄

弟之愛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苟能

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矣然至於人父則以讒殺
其子為人夫則以孽黜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殄
滅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
其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
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
下皆毋得服數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盤三品以
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
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珠玉織錦繡等物

觀兩京織錦坊

司馬氏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

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立子嗣真為鄮王嗣謙為太子

上長子嗣真母曰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

大唐紀

四

胡氏實曰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為儲貳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之謀而輕賤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三年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著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山東大蝗

山東蝗民不敢被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人死於殆毒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

置侍讀官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發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官中以無量麻老為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大唐紀

五

以郭虔瓘為安西四鎮經畧大使

虔瓘請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皆給遮馱熟食許之將作大監違奏上疏曰今西域服從雖或時小有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彊鞏弱杖頭年以來徃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萬人徃行六千餘里咸給遮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徃沙磧悠然儻稽天誅所損甚大縱令必克其獲幾何特姚崇亦以為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

貶崔日知為歙縣丞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
傑罪侍御史楊勢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
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賅日知
為歛縣丞

辰丙 四年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工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嘗遣宦官
詣江南取鵝鶻鸚鵡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
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
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
其鳥

通鑑纂要卷五十一

大曆紀

六

山東復大蝗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敕使者察捕蝗者
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太上皇崩

即位三年傳位太子年五十五歲

黃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

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諷告上遣使問之

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君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彝，并頗受賂，遺為時所讖，崇請避位，薦黃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

范氏祖禹

曰：昔申振以愆不得為剛，璟所以能剛。

其惟無愆乎。

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

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為中國患，朝廷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佞，痛抑其賞。逾年始授，即將靈荃慟哭而死。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

前稱房社。後稱姚朱。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朱。然禮遇殊卑薄矣。

范氏祖禹

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

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朱是師。天寶以養。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群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大唐紀

八

五年太廟四室壞帝行幸東都

上將幸東都會大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喜從之。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遂幸東都。

胡氏質

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

崇於是其逢也甚矣

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

大唐紀

九

午戌

六年帝還西京

以李邕鄭勉為遠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為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略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以為渝破刺史大理卿元行冲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關於政體寬不察非請以為河南尹皆從之

未紀

七年祁公王仁皎卒

仁皎。右父也。其子尉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謀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頌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實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至韋庶人崇其父墳。以自速禍。豈可覆踵為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上說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於妻子。何敢私之。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望也。

五月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戒。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賬。畿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耻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中庚

八年宋璟蘇頌罷

上以王仁琮藩邸故吏。累敕與五品官。宋璟曰。仁琮身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遷入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敕。一皆杜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大唐紀

十

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魁。音改狀賦於上前，問魁何為。出對曰：奉相公慶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為然，特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賤隱之官。罷璟，頌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胡氏曰：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以此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

通鑑纂要卷之五

大曆紀

十一

實厭之。優人中傷，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宿憾而甚使為之乎。甚哉君子之難合也。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初嘉貞為天兵軍僕，入朝，有告其奢僭，賊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其人遂得減死。上以嘉貞為忠，用之。

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出者

酉

九年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百餘人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便過期不首謫徙邊州以獻充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知之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大唐紀

十一

梁文獻公姚崇卒

以張說同三品

十年帝如東都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太廟為七室遷中宗還太廟

范氏祖禹曰天子七廟而祖功宗德其廟不毀則

無世數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明皇始為九廟過

其制矣

始募兵充宿衛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

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優優為之。制連逃者。必事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范氏祖禹曰。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為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浸壞。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井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通鑑纂要之五十一

大唐紀

十三

張

十一年。張嘉貞罷。以張說兼中書令。

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僕。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潁州縣安集集述戶

給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蕭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役使

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十二年廢皇后王氏

初上之誅王氏也后頗預窳謀及即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秘書監姜皎謀以

后無子廢之皎泄其言上怒杖而流之卒于道后

大唐紀

十四

愈憂畏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發為庶人守一賜死后尋卒後官恩恭不已上亦悔之

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

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牒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搦然後屢決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畏之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湯瑒獨

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君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為華州刺史

十二年更命長從宿衛為驍騎

總十二萬人分隸十二衛六黃

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上有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備於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

丞楊承令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別駕

更集仙瓊為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大唐紀

十五

者憑屨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

合宴宜更名曰集賢

封泰山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群臣請之車駕發東都百

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

駕至山是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

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

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

出玉牒宣示群臣於是親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群

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明日祭皇地祇於社首又

明白御帳殿受朝觀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
胡氏貞曰玄宗于是俊心未嘗張說無故建議以
啓驕怠之源忠賢變君果如是乎而明皇自謂吾
為蒼生祈福者則亦忒之甚矣夫百姓之所謂福
曰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
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苟
能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
騎泥金檢玉而謁之於天乎

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

通鑑纂要之五十一

大唐紀

十一

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
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
匹垂拱以後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
萬匹以王毛仲為開府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
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雜色別為稱望之
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詣孔子宅

十四年以李元絃同平章事

元絃以清儉著故用為相

張說罷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
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
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
建曰多抑之。於是隱甫駭。又御史中丞李林甫共
奏說引術士占星。徇私納賂。數源乾曜等於御史
臺鞠之。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還奏說逢首
垢面。虜蒸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
上以為然。但罷中書令

以杜暹同平章事

十五年許文憲公蘇頌卒

蘇頌奏卷之五十一

文厚紀

七

十六年改曠騎為羽林飛騎

以蕭嵩同平章事

十七年杜暹李元絃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

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

張說張嘉貞李元絃杜暹相繼為相源乾曜以清
謹自守唯諾署名而已元絃遷議事異同更相奏
列上不悅。貶暹荊州長史。元絃曹州刺史。乾曜罷
為左丞相。以融光庭平章事。嵩兼中書令。遷領河

西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獸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覓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官苦之。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會有飛狀告融賦賄。隱沒官錢。專坐流巖州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午庚

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服官若干遷。而集官高者選少。早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及謹者。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

未辛

十九年。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吏部侍郎齊澣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為婚。上然其言。澣曰。君不察則失臣。願陛下密之。退以語大理丞麻察。察遂奏之。上怒。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皆貶。嶺南。由是毛仲驕恣日甚。福順倚其勢。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上由是不悅。特上寵任。

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奉使所過。賂遺少者千緡。京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勳。高力士。尤妄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力士因言此門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為變。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為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內外。

再癸
二十一年裴光庭卒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一

大唐紀

十九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有供奉休。儒黃畝。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

上怪之。對曰：「竊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執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

通鑑纂要卷五十一

大唐紀

二十

齡君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胡氏寅曰：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哀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麻於蔽廡之上，上下交失也。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

事先行後聞

以揚慎矜知太府出納

揚崇禮為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及至是以戶部尚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以慎矜對乃擢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成帝

二十二年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是日大風拔木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大唐紀

三十一

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肯特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

臣等謹按周公居東之未迪也天大雷電以風

大木斯拔而林甫之將用也亦然然則善人之

退小人之進皆天下將亂之幾也故天為垂戒

使君人者於此警寤而改移之其心仁愛之也

至矣然成王知寤而迎周公而玄宗昧焉蓋進

林甫而極用之此周之所以將亂而復治唐之

所以遂亂而不可救也歟

張守珪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初可奪于弒契丹王李邵固。叛降突厥。連年為患。

至是守珪斬之。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

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守珪纔破契

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

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甚厚。

二十四年。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改曰璿。

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

通鑑纂要之五十一

大唐紀

世

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柰

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

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曰。

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

患。上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鞞山。母垂

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

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

宰干者。與祿山同里。開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

毅。累遷將軍。後入奏。奉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時以帝生日為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有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
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
矣

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
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
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
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
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大唐紀

三

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
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
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
達大體上說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
如初上怒變色曰御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闕
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
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
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
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食
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
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朝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急於改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

胡氏寅曰九齡可謂愛君矣君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放心必收禍亂必再矣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弟德儀生鄂王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大唐紀

苗

瑤劉才人生光王瑤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瑤以毋失職有恙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注訴於上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為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去決惠妃密使宦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授宰相可

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託九齡。羅相太子得無動。

范氏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

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

相保相仗。則天性感為仇讎。置相可不慎歟。

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靈為

戶部侍郎。吳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

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

吳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

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

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洛州刺史。九齡

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

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

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

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暹嘗上書言事。黜

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仙客既為林甫所引

進。事給唯諾。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半

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皆

則覲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

無能逃其術者。

二十五 年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賤張九齡為荊州長

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據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扶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賤九齡荊州長史

范氏補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

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詆神仙禁言祥瑞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一人之身相及如此由有所陷竭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通鑑纂要卷五十一

大曆

其

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而殺之

楊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官中廢為庶人尋賜死瑒瑒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臣等謹按父子之道天性也然而一旦至于相夷不少憾如寇仇者何哉寵昵之私勝而護間之言易以惑也故褒姒寵而宜臼廢驪姬寵而申生死武惠妃寵而太子奭及二王殺於乎女之罔寵者其初止於庇其身而已卒之賊人父

子亡天下國家為莫大之禍如此可不畏哉人
臣之固其寵者亦然為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募丁壯長充邊軍

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賜
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
由來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
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相故有是命

范氏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手而宰相以刑措受
賞讒諛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大唐紀

廿七

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賊

二十六年以牛仙客為侍中以王夔為祠祭使

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夔為祠祭使祈禱或
焚紙錢類巫覡習粗者羞之

立忠王夔為太子改名亨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夔年長孝謹
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
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即君未定
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
是也由是遂定夔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又

絳紗袍。與嫌與至尊同補表請易之。於是傳中敢
改辨曰備。易絳紗袍為朱明服故善。太子乘輅至
殿門。至是與不就輅。步而入。尋更名紹。又更名亨
冊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秦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趾。西
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
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
邏閣浸疆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
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

卯巳
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大唐紀

廿八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
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官懸。贈弟子為
公侯伯。

庚辰
二十八年。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上雖以九齡性肯。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
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辛巳
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
山皆厚賂之。白是上益以為賢。乃以為營州都督。
文平盧軍使。

年王

胡氏貞曰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禪天下以自奉

故使祿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姦惡所以治

國者不以利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

天寶元年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

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

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

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

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政官名

通鑑纂要之五十

大唐紀

九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督

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

韋堅王鉞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

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姪兄也嘗

江淮租運歲省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亦

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以盧綯嚴挺之為員外詹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之

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綯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綯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綯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選。始以賀詹分務。東洛何如。綯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負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第諭以上意甚厚。蓋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亦以為負外詹事。

通鑑纂要卷之十

大唐紀

三十一

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

二年安祿山入朝

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爽為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爽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中甲 三載改年曰載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黠使帝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裝窳。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於已。復以為中丞。

配

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

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

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大唐紀

卅一

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邊人以為自張仁亶之後

將帥皆不及

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官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

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

真。更為壽王娶。即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

莽歲。寵遇如惠妃。官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

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

鉉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

寵貴赫然。楊釗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

宗黨所鄙從軍於蜀貧不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
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為
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
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
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劍本末劍儀觀
甚偉言辭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
春綵於京師賻蜀貨直萬緡劍大喜過望至長安
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揚
日夜譽兼瓊且言劍善樗蒲引之見上得出入禁
中授金吾兵曹參軍

通鑑纂要之五

大唐紀

廿二

范氏祖禹曰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為相

三綱絕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以王鉞為京畿采訪使

上在位冬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鉞
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
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鉞為能富國益厚
遇之中外莫恣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
楊釗待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
擅明曰好度支即諧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蜀王
鉞因奏充判官

丙戌

五載。韋堅為緡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礦。米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謂適之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韋堅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思異日為已禍。欲動搖之。龍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特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揚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

通鑑卷之五十一

大唐紀

卅三

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殿。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鞠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二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罷政事初適之與
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鈔
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良使
法曹吉溫鞠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
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
刻獄成始太子文學薛巖薦溫才上召見巖巖曰
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
治獄吏吳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
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
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不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大曆紀

廿四

吉綱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
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於林
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
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皆決於私家主
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

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羨九章加三品翼為三御侍卽民閨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鎮南馳驛致之嘗以知悍不遂送歸錦第上遂不食及瘠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官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刑上亦悔之道中使賜以御膳死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遷召還寵待益深

六

載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片其姦惡建言舉一卑賤恐有佞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其名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訶朝廷指趣獻俘屬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

以詭譎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嘗上曰此諸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首也祿山曰臣愚鄉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鈺妍窮皆與祿山叔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

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翰光弼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

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
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悅
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
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丈夫以多殺
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
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
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
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
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
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

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
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
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
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
兵奉太子救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
翰名召見悅之以為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
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其必妄也但勅忠嗣
沮撓軍功三司奏忠嗣罪當也翰力陳其寃上感
悟寤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而起大獄以楊釗有
掖庭之親乃引以為援事有微涉東官者皆指適

使之奏劾付羅希與吉溫鞫之。到因得逞其私志
所擠陷誅夷考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垣高
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問也。

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閏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
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先
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
多結怨。常震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
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君則重關複壁。如防大
敵。一夕屢徙林。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曉勇善騎射。累官四鎮
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
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
之。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為安
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自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臣。互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
兼總。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
略如阿史那社爾。莫莫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
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

志為邊將者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萬牛仙客。始造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

大唐紀

廿九

杭州圖書館